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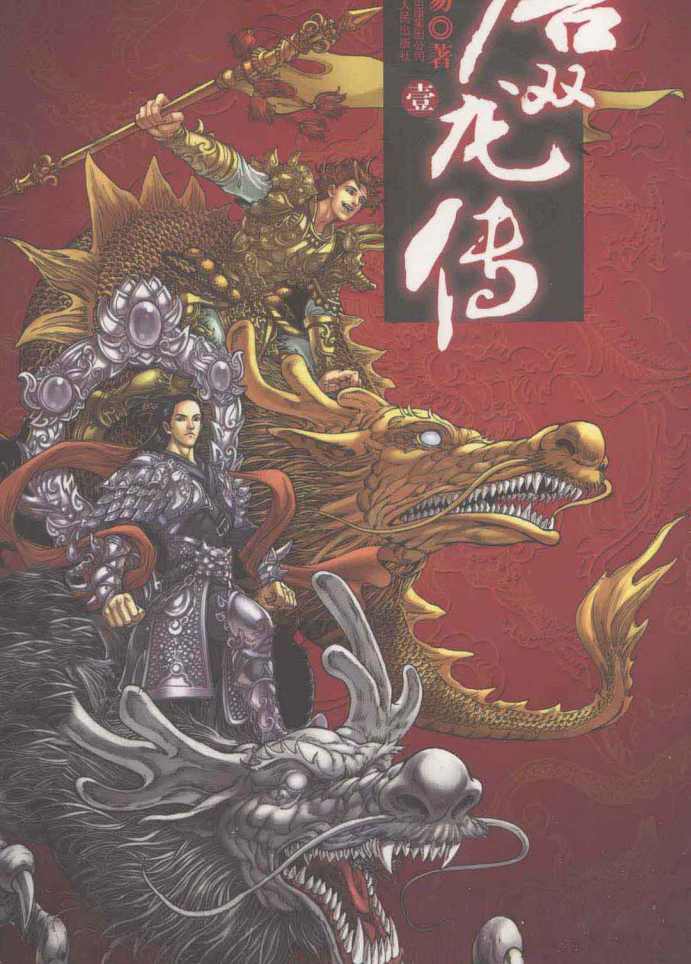
大唐双龙传

黄易◎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壹

【黄易精品】





大唐双龙传

黄易◎著
壹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23-2009-049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唐双龙传.壹 / 黄易著. —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
ISBN 978-7-222-06145-3

I. 大... II. 黄...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70443号

大唐双龙传 壹

黄易 著

策划：英特颂
责任组稿：周琼
责任编辑：吴虹
杜佳颖
特约编辑：张怡
责任印制：段金华

出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经销	上海英特颂图书有限公司
地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编	650034
开本	680×980 1/16
印张	248.75（全十册）
字数	5007千（全十册）
版次	2010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刷	上海市北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书号	ISBN 978-7-222-06145-3
定价	298.00元（全十册）

序

从《破碎虚空》到《封神记》，二十多年来的苦与乐，真的是一言难尽。在《破碎虚空》前，我从来没有写小说的行动。中学会考前的少年时代，生活平凡单调，打破苦闷的唯一办法，就是待在家中卧看武侠。母亲认为我是沉溺丧志，无可救药。只有我自己明白，在那个不受时空局限的广阔天地里，我得到了没法从现实或课本中得到的启发，无限地扩阔了我的视野和生活。接着是开赴会考的杀戮战场，出乎所有人包括自己的料外，我取得超乎理想的好成绩。

于香港艺术馆工作的十年间，武侠小说陷入低潮，我遂移情科幻作品，直至机缘巧合下我写出了《破碎虚空》，我对武侠的热情又回来了，只是掉转了创作者和读者的身份，但那时仍未想过当全职的作者。一天，清早起来领着狗儿往山上跑，当抵达临海可俯瞰渔港的山头，一艘渡轮正拐弯驶进港口。这一边是远离尘嚣的宁静渔村，另一边是繁喧的城市。如果我不用乘渡轮往那边上班，会是怎样的滋味？就是这样我递了辞职信。

由递信到今天刚好是二十年，适逢敝作在大陆整理出版，不由想起旧事。今次的结集，全赖上海英特颂图书的袁杰伟先生和他的团队筹谋策划，还有是读者们的支持，谢谢！

黄易

2009.2.18





目录

- | | | | | | |
|-----|------|-----|------|------|-----|
| 第一章 | 相依为命 | 001 | 第十章 | 初窥堂奥 | 203 |
| 第二章 | 恩深如海 | 022 | 第十一章 | 笼中之鸟 | 226 |
| 第三章 | 再上征途 | 044 | 第十二章 | 翟府惊变 | 247 |
| 第四章 | 以黑吃黑 | 066 | 第十三章 | 偷龙转凤 | 267 |
| 第五章 | 无本买卖 | 087 | 第十四章 | 一见如故 | 287 |
| 第六章 | 机密账簿 | 109 | 第十五章 | 两阙相争 | 308 |
| 第七章 | 阴谋诡计 | 129 | 第十六章 | 事机不密 | 331 |
| 第八章 | 绝地逃生 | 152 | 第十七章 | 放手大千 | 351 |
| 第九章 | 井边悟道 | 180 | 第十八章 | 羽翼初成 | 370 |

第一章 相依为命

宇文化及卓立战舰指挥台之上，极目运河两岸。此时天尚未亮，在五艘巨舰的灯烛映照下，天上星月黯然失色，似在显示他宇文门阀的兴起，使南方士族亦失去往日的光辉。宇文化及年在三十许间，身形高瘦，手足顾长，脸容古拙，神色冷漠，一对眼神深邃莫测，予人狠冷无情的印象，但亦另有一股震慑人心的霸气。

这五艘战舰乃已经作古的隋朝开国大臣杨素亲自督建，名为五牙大舰，甲板上楼起五层，高达十二丈，每舰可容战士八百之众。五桅布帆张满下，舰群以快似奔马的速度，朝运河下游江都开去。宇文化及目光落在岸旁林中冒起的殿顶，那是隋炀帝杨广年前才沿河建成的四十多所行宫之一。隋炀帝杨广即位后，以北统南，命人开凿运河，贯通南北交通，无论在军事上或经济上，均有实际的需要。但大兴土木，营造行宫，又沿河遍植杨柳，就是劳民伤财之举。

站在他后侧的心腹手下张士和恭敬地道：“天亮前可抵江都，总管这回倘能把《长生诀》取得献给圣上，当是大功一件。”

宇文化及嘴角逸出一丝高深莫测的笑意，淡淡道：“圣上醉心道家炼丹的长生不死之术，实在令人可笑，若真有此异术，早该有长生不死之人，可是纵观道家先贤，谁不是难逃一死。若非此书是以玄金线织成，水火不侵，我们只要随便找人假造一本，便可瞒混过去。”

张士和赔笑道：“圣上明察暗访十多年，始知此书落在被誉为扬州第一高手的‘推山手’石龙手上，可笑那石龙奢望得书而不死，却偏因此书而亡，实是讽刺至极。”

宇文化及冷哼一声，低声念了“石龙”的名字，身上的血液立时沸腾起来。这些年来，由于位高权重，他已罕有与人交手，现在机会终于来到。

“漫天王”王须拔麾下的大将焦邪，领着十多名武艺高强的手下，沿江催马疾驰，惊碎了江岸旁的宁静。王须拔乃欲与隋帝争天下的其中一股叛变民军的首领，声势颇大。自杨广即帝位，由于好大喜功，多次远征域外，又穷奢极欲，广建宫室别院，四出巡幸，滥征苛税，弄得人民苦不堪言，乃至盗贼四起。各地豪雄纷纷揭竿起义，自立为王，隋室已无复开国时的盛况。

在黎明前的黑暗中，被隋帝设为江都郡的扬州城矗立大江下游处，城外的江边码头，泊满大小船舶，点点灯火，有种说不出的在繁华中带上苍凉的味道。但焦邪的心神却紧系在怀内刻有“万岁”两字的古玉上，那是隋朝开国大将史万岁著名的随身宝玉。昔日隋文帝杨坚听信谗言，废太子杨勇而改立杨广，史万岁因受牵连冤死，抄他家者正是大臣杨素。

杨素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权臣，凭着南征北讨，战无不胜，而至功高震主，深为文帝猜忌。杨素本身亦非易与之辈，密谋造反，又囤积兵器粮草财富，后杨素助杨广登上帝位，不久病死，被杨广一夜间尽杀其党羽，却始终找不到杨素的宝库。自此即有传言，谁若能寻得“杨公宝库”便可一统天下。现在宝玉出世，遂成了追查宝库的重要线索。七天前，有人拿此玉在丹阳一间当铺典当，王须拔闻讯，立即发散了人手，追查百里，才盯上了目标人物。唯一令人难解处，就是典当者若寻得宝库，尽可典当其他物品，为何偏是这块可轻易泄漏出宝库秘密的名玉呢？

就在此时，焦邪生出警觉，朝与大江连接的运河一方望去，刚好见到似若在陆上行舟的那五艘五牙大舰黑压压一片的桅帆暗影和灯火。焦邪心中一惊，忙扬手发令，带着手下离开江岸，没进岸旁的密林里。

扬州城东一个杂草蔓生的废弃庄园中，大部分建筑物早因年久失修、风侵雨蚀、蚊蛀虫啣下而颓败倾塌，唯只一间小石屋孤零零瑟缩一角，穿了洞的瓦顶被木板封着，勉强可作栖身之所。在屋内的黑暗里，发出一声呻吟，接着是身体转动摩擦的响声。

一把仍带童音的声音响起，低唤道：“小陵！小陵！还痛吗？”
再一声呻吟后，另一少年的声音应道：“他娘的言老大，拳拳都是要命的，唉！下回若有上等货，千万不要再去算死草那处换钱，既刻薄又压价，还要告诉言老大那狗崽，想藏起半个子儿都要吃尽拳打脚踢的苦头。”

说话的是住宿在这破屋中的两名小混混，他们的父母家人均在战乱逃难中被盗贼杀死，变成无父无母的孤儿。两名小子凑巧碰在一起，意气相投，从此相依为命，情逾兄弟。年纪较大的寇仲今年十七岁，小的一个叫徐子陵，刚满十六岁。

黑暗中寇仲在地席上爬起来，到了徐子陵旁，安慰道：“只要没给他打得手足残废就成，任他言老大其奸似鬼，也要喝我们……嘿！喝我们扬州双龙的洗脚水，只要我们多抓两把银子，就可够盘缠去弃暗投明，参与义军。”

徐子陵颓然躺在地上，抚着仍火烧般痛楚的下颌，问道：“究竟还差多少钱呢？我真不想再见到言老贼那副奸样子。”

寇仲有点尴尬地道：“嘿！还差二两半共二十五个铢钱。”

徐子陵愕然坐起来，失声道：“你不是说过还差一两半吗？为何忽然变成二两半呢？”

寇仲唉声叹气：“其实银两欠多少还不算重要，最要命还是那彭孝才不争气，只三两下子就给官兵收拾掉。”接着又兴奋起来，揽紧徐子陵的肩头道：“不用担心，我昨晚到春风楼偷东西吃时，听到别人说现在势力最大的是李子通，他手下猛将如云，其中的白信和秦超文均是武林中的顶尖高手，最近又收服了由左孝友率领的另一支起义军，声势更盛。”

徐子陵怀疑地道：“你以前不是说最厉害的是彭孝才，接着便轮到那曾突袭杨广军队的杨公卿吗？为何忽然又钻了个李子通出来？其他你说过的还有什么李弘芝、胡刘苗、王德仁等等，他们又算什么角色呢？”

寇仲显然答不了他的问题，支支吾吾一番后，赔笑道：“一世人两兄弟，你不信我信谁？我怎会指一条黑路给你走呢？以我的眼光，定可拣得最有前途的起义军，异日得了天下，凭我哥儿俩的德望才干，我寇仲至小的都可当个丞相，而你则定是大将军哩。”

徐子陵惨笑道：“只是个言老大，就打得我们爬不起来，何来德行才干当大将军？”

寇仲奋然道：“所以我每天逼你去偷听白老夫子讲学教书，又到石龙的习武场旁的大树上偷看和偷学功夫。德望才干是培养出来的，我们他日定会出人头地，至少要回扬州当个州官，那时言老大就有难了。”

徐子陵眉头大皱道：“我现在伤得这么厉害，白老夫子那使人闷出鸟蛋来的早课明天可否免掉？”

寇仲咕哝两声后，让步道：“明天放你一马，但晨早那一餐却得你去张罗，我想吃由贞嫂那对秀手弄出来的菜肉包子呢。”

徐子陵呻吟一声，躺回地席上去。

由于天下不靖，盗贼四起，人人自危下，首先兴旺起来的是城内的十多间武馆和道场。若论规模威望，则首推由扬州第一高手“推手”石龙亲自创办的石龙武场。近十年来，石龙已罕有到场馆治事，一切业务全交由弟子打理，但因武场挂的是他的名字，所以远近慕名而来者，仍是络绎于途。石龙的内外功均臻达第一流高手的境界，否则如何能数十年来盛名不衰。此人天性好道，独身不娶，一个人居住于城郊一所小庄院里，足不出户，由徒弟定期遣人

送來所需生活用品，終日埋首研玩道家秘不可測的寶典《長生訣》。據歷代口口相傳，此書來自上古黃帝之師廣成子，以甲骨文寫成，深奧難解，先賢中曾閱此書者，雖不乏智慧通天之輩，但從沒有人能融會貫通，破譯全書。全書共七千四百種字形，但只有三千多個字形算是被破譯了出來。書內還密密麻麻地佈滿曾看過此書者的注釋，往往比原文更使人摸不着頭腦。猶幸書內有七幅人形圖，姿態無一相同，並以各式各樣的符號，例如紅點、箭頭等指引，似在述說某種修煉的法門。但不諳其意者不練猶可，若勉強依其中某種符號催動內氣，立時氣血翻騰，隨著更會走火入魔，危險至極。

石龍與此書日夕相對足有三年，但仍是一無所得，就像寶藏擺在眼前，却苦無啟門的鑰匙。這天打坐起來，心中忽現警兆，怎也無法集中精神到寶典內去，正沉吟間，一聲干咳，來自廳門外。

石龍忙把寶典納入懷里，腦際閃過無數念頭，嘆一口氣道：“貴客大駕光臨，請進來喝杯熱茶吧！”

只從對方來至門外，自己方生出感應，就可知來者已到了一級高手的境界。

焦邪此時來到城外北郊一座密林處，與手下侍從跳下馬來，展開身法，穿過樹林，登上一個小丘，剛好可俯視下方一座破落的廟宇。

兩名手下現身出來，其中之一低聲在焦邪耳邊道：“點子在廟內待了一夜，沒出廟門半步，似乎在等什麼人呢。”

焦邪沉吟片晌，發下命令。眾手下散了開去，潛往破廟四方，形成包圍之勢。

焦邪這才飛掠而下，直抵廟門前，朗聲道：“‘漫天王’旗下‘奪命刀’焦邪，奉天王之命，想向姑娘請教一事。”

“砰！”本已破爛的廟門，化成碎片，激濺開去，同一時間，一位女子現身門口處。焦邪哪想到對方的反應既迅捷又激烈，心中大凜，手按到曾助自己屢屢殺敵制勝的奪命刀柄上去。

那女子一身雪白武士服，風姿綽約地按劍而立。她頭頂遮陽竹笠，垂下重紗，掩住了香唇以上的俏臉，但只是露出的下頰部分，已使人可斷定她是罕有的美女。此女身形頗高，有種鶴立雞群的驕姿傲態，纖秣合度，體態美至難以形容。尤使人印象深刻的，是嘴角處點漆般的一顆小痣，令她倍添神秘的美姿。

焦邪目瞪口呆好半晌后，回過神來，正要說話，一把比仙籟还好聽的聲音，由那女子的櫻唇吐出來道：“你們終於來了。”

焦邪吓了一跳，暂时忘了楊公寶藏的事，大訝道：“姑娘在等我們嗎？”

白衣女子嘴角飄出一絲無比動人的笑意，柔聲道：“我是在等人來給我試劍呢！”

“锵！”那女子拔刀离鞘，森寒剑气，席卷焦邪。焦邪大半生在江湖打滚，经验老到至极，只从对手拔剑的姿态，便知遇上生平所遇最可怕的剑手。哪敢托大，狂喝一声，退步抽刀，同时发出指令，叫属下现身围攻。这么彼此无仇无怨，甫见面即使出杀招的狠辣角色，他还是首次遇上。女子全身衣袂飘飞，剑芒暴涨。凛冽的杀气，立时弥漫全场。焦邪知道绝不能让对方取得先机，再狂喝一声，人随刀进，化作滚滚刀影，往对方潮冲而去。此时众手下纷纷赶来助阵。白衣女子娇叱一声，斜掠而起，飞临焦邪头顶之上，长剑闪电下劈。

“当！”剑刀交击。一股无可抗御的巨力透刀而入，焦邪胸口如受雷击，竟吃不住剑势，踉跄跌退。如此一个照面就吃了大亏，焦邪还是首次尝到，可知白衣女的剑劲是如何霸道。白衣女凌空一个翻腾，落到刚赶至战场的两名大汉间，人旋剑飞，那两人打着转飞跃开去，再爬不起来。众大汉均是刀头舐血、好勇斗狠之辈，反激起凶性，奋不顾身地扑上去。白衣女冷哼一声，化出百千剑影，鬼魅般在众大汉的强猛攻势里从容进退。刃锋到处，总有人倒跌丧命。中剑者不论伤在何处，俱是剑到命殒，五脏给剑气震碎而亡。

焦邪回过气来时，只剩四名手下仍在苦苦支撑，不由热血上涌，扑了过去。最后一名手下抛跌地上。剑芒再盛，与焦邪的夺命刀绞击纠缠。焦邪用尽浑身解数，挡到第六剑时，精钢打成的夺命刀竟给对方硬生生一剑劈断。焦邪大骇下把断剩一截的刀柄当作暗器往对方投去，同时提气急退。娇笑声中，那女子一个旋身，不但避过激射过来的断刀柄，还脱手掷出长剑。焦邪明明白白看着长剑朝自己飞来，还想到种种闪躲的方法，但偏是长剑透体而入时，仍无法做出任何救命的反应。

白衣女由焦邪身上抽回剑刃后，像做了微不足道的小事般，飘然去了。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石兄打的真是如意算盘，这等进可攻，退可守，怎样都可为自己的行为做出心安理得的解释，我宇文化及佩服佩服。”

石龙知对方借念出自己挂在厅堂处的题字，来讽刺自己。他修养甚深，毫不动气，仍安坐椅内，淡淡道：“原来是当今四姓门阀之一宇文阀出类拔萃的高手，宇文兄不是忙于侍候圣上吗？为何竟有闲情逸致来探访我等方外野民？”

宇文化及负手背后，散步似的踱进厅堂，先溜目四顾，最后落在稳坐如山的石龙脸上，叹道：“还不是石兄害人不浅，你得到修道之士人人艳羡的延生宝典，可是却不献予圣上，叫他龙心不悦，我这受人俸禄的唯有做个小跑腿，来看看石兄可是个知知识趣的人？”

石龙心叫厉害，他还是首次接触宇文阀的人。宇文家自以阀主宇文伤声名最著，之下就是四大高手，其中又以这当上隋炀帝禁卫总管的宇文化及最为江湖人士熟知，据说他是继宇文伤后，第一位将家传秘功“冰玄劲”练成的人，想不到外貌如此年轻，怎么看都似不过三十岁。自魏晋南北朝以来，其中一个特色就是由世代显贵的家族发展出来的世族，又被称为高门或门阀，与一般人民的庶族泾渭分明。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士庶之间不能通婚、

同坐，甚至往来。无论在经济上或政治上，士族均享有极大特权。到隋代开国皇帝杨坚一统天下，以科举取士，门阀垄断一切的局面才稍被打破。但门阀仍余势未消，名震江湖的四姓门阀，指的是宇文姓、李姓、独孤姓和宋姓的四大世族，在政治、经济至乎武林中均有庞大的影响力。四姓中，只宋姓门阀属南方望族，坚持汉人血统正宗。其他三姓，因地处北方，胡化颇深。宇文姓本身更是胡人，但已融合在中土的文化里，并不被视为外人。

石龙虽心念电转，表面却是好整以暇，悠然道：“石某人一向狂野惯了，从不懂逢迎之道，更是吃软不吃硬的人，说不定一时情急下，会拼个玉石俱焚，把书毁去。那时宇文兄岂非没法向主子交差吗？”

两人打一开始便唇枪舌剑，不肯善了，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宇文文化及细瞧石龙好一会儿，讶道：“若石兄能毁去宝书，那此书定非广成子的《长生诀》，毁掉亦没什么大不了。不过石兄这种态度，对贵道场的诸学子却是有害无益，说不定还祸及他们的父母子女，道佛二家不都是讲求积德行善吗？石兄似乎有违此旨呢！”

石龙听他威胁的语气，更知他所言不假，终于脸色微变，就在心神略分的刹那，宇文文化及立时出手，隔空一拳击来。前天刚过大暑，天气炎热，可是宇文文化及一出手，厅内的空气立即变得奇寒无比，若非石龙内功精纯，恐怕立要牙关打战。不过他也绝不好受。换了是一般高手发出拳劲，必会清清楚楚地生出一股拳风，击袭敌人。但宇文文化及这一拳发出的寒劲，似无若有，就像四下的空气全都给他带动了，由上下四方齐往石龙挤压过来，那种不知针对哪个目标以做出反击的无奈感觉，最是要命。石龙仍安坐椅上，浑身衣衫鼓胀。

“砰！”气劲交击，形成一股漩涡，以石龙为中心四处激荡，附近家具桌椅均风扫落叶般翻腾破裂，滚往四方，最后只剩石龙一人一椅，独坐厅心。宇文文化及脸现讶色，收起拳头。石龙老脸抹过一丝红霞，倏又敛去。

宇文文化及哈哈笑道：“不愧扬州第一人，竟纯凭护体真气，硬挡我一拳。就看在这一点上，让我宇文文化及再好言相劝，若石兄爽快交出宝典，并从此匿迹埋名，我可念在江湖同道分上，放石兄一马，这是好意而非恶意，生荣死辱，石兄一言可决。”

石龙心中涌起无比荒谬的感觉。自得到道家瑰宝《长生诀》后，把脑袋想得都破了，仍是一无所获，心境反没有得书前的自在平和。现在竟又为此书开罪当今皇帝，甚至可令皇帝乘机把自己的弟子杀死，以至乎把当地所有武馆解散，以消灭此一带地方的武装力量，这是否就是“怀宝之孽”呢？他当然不会蠢得相信宇文文化及会因他肯交出《长生诀》而放他一马。以杨广的暴戾，哪肯放过自己。刚才与宇文文化及过了一招，他已摸清楚对方的“冰玄劲”实是一种奇异无比的回旋劲，比之一般直来直去的劲气，难测难防多了，可是知道归知道，他仍没有破解之法。石龙乃江湖上有名堂的人物，就在此刻，他猛下狠心，决定就算拼死亦不肯让宝书落到杨广手上。否则以杨广下面的济济人才，说不定真能破译书内所

有甲骨文，掌握长生的诀窍，变成永远不死的暴君，那他石龙就万死不足以辞其咎。

石龙仰天大笑，连说两声好后，摇头叹道：“此书非是有缘者，得之无益有害，宇文兄若有本事，就拿此书回去给那昏君读读看，不过若他读死了，莫怪我石龙没有警告在先。”

一边说话，一边运聚全身功力。耳朵立时传来方圆十丈所有细微响音，连虫行蚁走的声音都瞒不过他。登即听到十多个人柔微细长的呼吸声，显示包围着他者均是内外兼修的好手。

宇文文化及仰首望往厅堂正中处的大横梁，喟然道：“石兄不但不知情识趣，还是冥顽不灵，不过念在石兄成名不易，我宇文文化及就任你提聚功力，好做出全力一击，石兄死当目瞑。”

石龙蓦地由座椅飞身而起，脚不沾地地掠过宇文文化及身前，双掌前推，劲气狂飙立即暴潮般往敌手涌去。同一时间，他先前坐的椅子四分五裂散落地上，显示适才两人过招时，石龙早吃了大亏，挡不住宇文文化及的冰玄劲，累及椅子。

宇文文化及双目精芒电射，同时大感讶异，石龙明知自己的推山气功敌不过他的冰玄劲，为何一出手竟是丝毫不留转圜余地、以硬碰硬的正面交锋招数呢？此时已无暇多想，高手过招，胜负只系于一线之间，他虽自信可稳胜石龙，但若失去先机，要扳回局面，仍是非常困难，还动辄有落败身亡之险。哪敢迟疑，先倒退三步，再前冲时，两拳分别击在石龙掌心处。

“轰！”劲气交击，往上泄去，登时冲得屋顶瓦片激飞，开了个大洞。以宇文文化及之能，仍给石龙仗以横行江湖的推山掌迫得往后飘退，好化解那惊人的压力。石龙更惨，踉跄后退。

宇文文化及脚不沾地地绕了一个小圈，倏又加速，竟在石龙撞上背后墙壁前闪电追至，凌空虚拍。一股旋劲绕过石龙身体，袭往他背心处，角度之妙，叫人叹为观止。

石龙张口一喷，一股血箭疾射而出，刺向宇文文化及胸口处。同时弓起背脊，硬受宇文文化及一记冰玄劲。宇文文化及想不到石龙有此自毁式的奇招，忙煞止身形，拗腰后仰，以毫厘之差，险险避过血箭。石龙暗叫可惜时，全身剧震，护体真气破碎，数十股奇寒无比的冰玄劲，由背心入侵体内。石龙知道能否保着《长生诀》，决定在这一刻，施展出催发潜力的奇功，狂喝一声，硬抵着将他扯往前方的劲气，加速往后墙退去。

宇文文化及乃何等人物，见此情况，立知不妙，待身子再挺直时，运聚十成功力，隔空一拳击去，但已迟了一步。石龙背脊撞在后墙上，一道活门立时把他翻了进去。“砰！”活门四分五裂，现出另一间小室，石龙则影踪不见。宇文文化及不慌不忙，扑在地上，耳贴地面，石龙在地道内狂掠的声音，立时一分不漏地传入他的耳内去。

昨天抵达的舟船，货物卸在码头，趁此时送入城来，一时车马喧逐，闹哄哄一片。从扬州东下长江，可出海往倭国、琉球及南洋诸地，故扬州成了全国对外最重要的转运站之一，比任何城市都要繁忙紧张。不过今天的气氛却有点异样，城里城外都多了大批官兵，过关的检查亦严格多了，害得大排长龙。不过虽是人人心焦如焚，却没有人敢口出怨言，因为跑惯江湖的人，都看出在地方官兵中杂了不少身穿禁卫官服的大汉，除非想不要命，否则谁敢开罪来自京城最霸道的御卫军？城内共有五个市集，其中又以面向长江的南门市集最是兴旺，提供各类膳食的店家少说也有数十间，大小不一，乃准备到大江乘船的旅客进早膳的理想地点。

扬州除了是交通的枢纽外，更是自古以来名传天下的烟花胜地，不论腰缠万贯的富商公子，又或以文采风流自命的名士、击剑任侠的浪荡儿，若没有到此一游，就不算是风月场中的好汉。

其况之盛，可以想见。

南门的膳食店中，以老冯的菜肉包子最是有名。加上专管卖包子的老冯小妾贞嫂，生得花容月貌，更成为招徕生意的活招牌。当老冯由内进的厨房托着一盘热气腾腾的菜肉包，交到铺前让贞嫂售卖时，等得不耐烦的顾客纷纷抢着递钱。

贞嫂正忙得香汗淋漓，蓦地人堆里钻出个少年的大头来，眉开眼笑道：“八个菜肉包子，贞嫂你好！”

此子正是徐子陵，由于他怕给老冯看到，故意弓着身子，比其他人矮了半截，形态惹人发噱。幸好他的长相非常讨人喜欢，双目长而精灵，鼻梁正高，额角宽广，嘴角挂着一丝阳光般的笑意。若非脸带油污，衣衫褴褛，兼之被言老大打得脸青鼻肿，长相实在不俗。现在嘛，就叫人不大敢恭维了。

贞嫂见到他，先担心地回头瞥一眼在内进厨房忙个不停的老冯和恶大妇，见他们看不到这边的情况，方放下心来。她一边应付其他客人，一边假作娇嗔道：“没钱学人买什么包子？”

徐子陵赔笑道：“只拖不欠，明天定还给你。”

贞嫂以最快的手法拿了四个包子，犹豫片刻，又多拿起两个，用纸包好，塞到他手上，低骂道：“这是最后一次，唉！看你给人打成了什么样子。”

徐子陵一声欢呼，退出人堆外，腰肢一挺，立即神气多了。原来他年纪虽轻，但已长得和成年汉子般高大，肩宽腰窄，只是因营养不良，比较瘦削。挤过一排蔬果摊，横里寇仲抢出来，探手抓起一个包子，往嘴里塞去，含糊不清道：“是否又是最后一次呢？”

寇仲虽比他大上一岁，却矮他半寸，肩宽膊厚，颇为粗壮。他虽欠了徐子陵的俊秀，但方面大耳，轮廓有种充满男儿气概的强悍味道，神态满不在乎

的，非常引人，眼神深邃灵动，更绝不逊于徐子陵，使人感到此子他日定非池中之物。不过他的衣衫东补西缀，比徐子陵更污秽，比小乞丐也好不了多少。

徐子陵已在吃着第三个菜肉包，皱眉道：“不要说贞嫂长短好吗？现在扬州有多少个像她那么好心肠的人呢？只可惜她娘家欠人银两，老爹又视财如命，竟把她卖了给臭老冯做小妾，老天爷定是盲眼的。”

两人此时走出市集，来到大街上，挤在出城的人流里，朝南门走去。

寇仲填饱肚子，搭着徐子陵的肩头左顾右盼道：“今天的肥羊特多，最好找个上了点年纪、衣服华丽、单身一人，且又满怀心事、掉了钱袋也不知的那种老糊涂虫。”

徐子陵苦笑道：“那回就是你这混蛋要找老人家下手，后来见人抢地呼天，又诈作拾到钱袋还给人家，害得我给臭言老大狠揍一顿。”

寇仲晒道：“别忘了我只是准备还一半钱给那老头，是你这家伙要讨那老头欢心，硬要我原封不动全数还人，现在还来说我。嘿！不过我们盗亦有道，是真正的好汉子。哈！你看！”

徐子陵循他目光望去，刚好瞥见一个五十来岁的老儒生，朝城门方向走着。此君衣着华丽，神色匆匆，低头疾走，完全符合寇仲提出的所有条件。又会这么巧的。两人看呆了眼，目光落在他背后衣服微隆处，当然他是把钱袋藏到后腰去了。

寇仲凑到徐子陵耳旁道：“我们能否交得好运，须看这家伙是否虚有其表。”

徐子陵急道：“我定要先还了贞嫂那笔钱的。”

两人急步追去，忽然一队官兵迎面而来，两人大吃一惊，掉头转身，闪进横巷，急步赶到横巷另一端去，外面就是与城南平行的另一条大街。两人颓然挨墙坐下来。

寇仲大叹一会儿倒霉后，又突发奇想道：“不如我们试试报考科举，我们的材料虽是偷听白老夫子讲学而来的，但至少强过交足银两听书的那班废料子，倘或榜上题名，那时既不需盘缠，又不用冒长途跋涉的风险，就可以做大官。”

徐子陵光火道：“去投效义军是你说的，现在又改口要去考科举，说得就像去偷看春风院那些姑娘洗澡般轻松，究……”

寇仲一肘打在他肋下，挤眉弄眼。徐子陵朝来路望去，只见那老儒生也学他们般仓皇走来，对他们视如不见地奔往大街去。两人喜出望外，跳了起来，往老儒生追去。行动的时刻来临了。

老儒生匆匆赶路，茫然不知身后衣服被割开一道裂缝。刚才他想由南门出城，给森严的关防吓得缩了回来，知道此时不宜出去，又不敢返回家，找朋友更怕牵累别人，正心中彷徨，人影一闪，给人拦住去路。老儒生骇然大震，已左右给人挟持着，动弹不得。

拦路者正是宇文文化及和一众手下。这宇文文化的高手含笑来到老儒生身前，

上上下下打量他几眼，淡然道：“这位不是以诗文名扬江都的田文老师吗？听说老师乃石龙师傅的至交好友。刚才我们不嫌冒昧到贵府拜会田老师，竟无意在井底捞出石师傅的尸身，现在田老师又行色匆匆，不知所为何事？”

田文脸色剧变，哪还说得出来话来。此时路过者发觉有异，只是见到围着田文的人中有本城的守备大人在，谁敢过问干涉？扶着田文的那两名大汉腾出来的手没有闲着，搜遍田文全身，只是找不到理应在他身上的《长生诀》。

张士和亲自出手，不片晌发觉田文背后的衣服给利器割破，色变道：“不好！《长生诀》给扒走了。”

字文化及双目闪过寒芒，沉声道：“陈守备！”

平时横行霸道的陈守备急步上前，与字文化及的眼神一触，立时双腿发软，跪了下来，颤声道：“卑职在！”

字文化及冷声道：“立即封闭城门，同时把所有小偷地痞全给我揪来，若交不出圣上要的东西，他们休想再有命。”

徐子陵和寇仲两人肩并肩，挨坐在城东一条幽静的横巷内，翻阅《长生诀》。

徐子陵失望地道：“下次扒东西，千万别碰上这些看来像教书先生的人，这部鬼画符般的怪书，比天书更难明。你仲少爷不是常吹嘘自己学富五车吗，告诉我上面写的是什么东西？”

寇仲得意地道：“我哪会像你这小子般不学无术，这本必是来自三皇五帝时的武学秘籍，只要练成将可天下无敌，石师傅都要甘拜下风。只看这些人形图像，当知是经脉行气的秘诀，哈！这次得宝哩！看！你见过这种奇怪的纸质吗？”

徐子陵失笑道：“不要胡吹牛，读两个字来给我听听，看你怎么学而有术？”

寇仲老气横秋，两眼放光道：“只要有人写得出来，必有人看得懂，让我们去找最有学问的老学究，请他译出这些怪文字来，而我们扬州双龙则专责练功，这就叫分工合作，各得其所，明白吗？”

徐子陵颓然道：“你当自己是扬州总管吗？谁肯这么乖听我们的吩咐？现在我们扬州双蛇连下一餐都有问题，看来只好把藏起的盘缠拿出来换两个包子填饱肚子，还比较实际点呢。”

寇仲哈哈一笑站起来，再以衣服盖好书本，伸个懒腰道：“午饭由我仲少爷负责，来！我们先回家把银两取出来，到城外码头处再做他娘的两单没本钱买卖，然后立即远遁，否则若让臭老言发现我们身怀宝籍，那就糟透。”

徐子陵想起昨天那顿狼揍，犹有余悸，跳了起来，随寇仲偷偷摸摸地潜往那废园内的“家”去。

宇文文化及坐在总管府的大堂里，喝着热茶，陪侍他的是扬州总管尉迟胜。两人不但是素识，关系更是非比寻常。在杨坚建立大隋朝前，他乃北周大臣，后来杨坚在周宣帝宇文赧病逝后，勾结内史上大夫郑译和御正大夫刘昉，以继位的静帝宇文阐年幼为由，矫诏引杨坚入朝掌政。一年后，杨坚迫静帝退位，自立为帝。北周的宇文姓天下，从此由杨姓替代。但因宇文姓的势力根深蒂固，杨坚虽当上皇帝，仍未能把宇文阀连根拔起，到儿子杨广当上皇帝，宇文姓再次强大起来。严格来说，宇文姓虽看似忠心侍隋，其实只是把仇恨埋在内心深处罢了。杨坚攫取帝位后，分别有三位支持北周宇文家的大臣起兵作乱，就是相州总管尉迟迥、鄆州总管司马消难及益州总管王谦，这批人不是与宇文家有亲戚关系，就是忠于北周王室。其中的尉迟迥，正是尉迟胜的堂叔，由此已可见两人的关系密切。故而两人说起密话，一点顾忌也没有。

宇文文化及叹道：“《长生诀》事关重大，我已预备能手，只要得到宝书，立即假作破译成功，拿给那昏君去修炼，保证不出三个月，就可把他练死。哪想得到本该手到擒来的东西，竟是一波三折，现在想假冒另一本出来也不行。”

尉迟胜冷哼道：“就算没有宝书，恐他杨家仍要皇座难保。天祐大周，自这昏君即位后，对内横征暴敛，大兴土木；对外则穷兵黩武，东征高丽，三战三败。现在叛军处处，我们只要把握机会，必可重复大周的光辉岁月。”

宇文文化及双目爆起寒芒，沉声道：“杨广的日子，已是屈指可数。唯可虑者，就是其他三姓门阀，其中又以李阀最不可轻视，阀主李渊乃独孤太后的姨甥，故甚得杨家宠信，尤过于我宇文家。一日未能荡平三姓门阀，我大周复辟势必会遇到很大阻力。”稍顿再道：“至于外族方面，突厥是最大祸患。现在叛变的乱民，纷纷北连突厥，依附其势，更使突厥坐大，而突厥以毕玄为首的一众高手，武功更是出神入化，想想都叫人担心。”

尉迟胜道：“我以为化及你不需太顾虑李家，李渊虽是杨广的姨表兄弟，但由于此人广施恩德，结纳豪杰，故深为杨广所忌。李渊现在自保不暇，只要我们布下巧计，加深杨广对李渊的猜疑，说不定可借刀杀人，使我们坐收渔人之利。”

宇文文化及眼中露出笑意，点头称许，张士和进来报告道：“有点眉目了！”

宇文文化及和尉迟胜大喜。

张士和道：“据田文口供，他被逮捕前，曾给两个十五六岁的小流氓撞了一下，看来应是这两个小子盗去宝书。”

宇文文化及欣然道：“士和必已查清楚两个小流氓是何等人物，才来报喜。”

张士和笑道：“正是如此，两人一叫寇仲，一叫徐子陵，是扬州最出色的小扒手，他们的老大叫言宽，现正被押着去找那两个小家伙。”

尉迟胜大笑道：“这就易办，除非他们胁生双翼，否则只要仍在城内，休想逃得过我们的指掌。”

宇文文化及松了一口气，挨到椅背去，仿佛宝书已来到手上。

两人尚未有机会把十多贯五铢钱取出来，负责把风的徐子陵窥见垂头丧气的言老大，被十多名大汉拥押着朝废园走来。徐子陵人极精灵，虽大吃一惊，仍悄悄赶去与寇仲会合，一起躲到只剩下三堵烂墙的另一间破屋内，藏在专为躲避言老大而掘出来的地穴去，还以伪装地面、铺满落叶沙石泥屑的木板盖着，只留下一小缝隙作透气之用。“砰砰！砰砰！”翻箱倒物的声音不断由他们的小窝传来。不一会儿听到言老大的惨号声，显是被人毒打。他们虽恨不得有人揍死言老大，但听到他眼下如此情况，仍觉心中不忍。又是大感骇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言老大家在扬州城总算有点名堂的人物，手下有二十多名弟兄，最近又拜了竹花帮的堂主常次做老大，但在这批大汉跟前，却连猪狗也不如。

一把阴恻恻的声音在那边响起道：“给我搜！”

此语一出，扬州双龙立即由龙变蛇，蜷缩一堆，大气不敢呼出半口。言老大颤抖的声音传来道：“各位大爷，请再给我一点时间，定可把书取回来，我可以人头保证……呀！”显然不是给打了一拳，就是蹬了一脚。

脚步声在地穴旁响动，接着有人叫道：“找不到人？”

言老大沙哑痛苦的声音求饶道：“请多给我一个机会，这两个天杀的小子定是到了石龙武场偷看武场内的人练功夫，呀！”

那阴恻恻的声音道：“石龙的武场今早给我们封了，还有什么好看的？”顿了顿道：“你们四个给我留在这里，等他们回来。你这痞子带我们去所有这两个小子会去溜达的地方逐一找寻。快，拖他起来！”

脚步声逐渐远去。地穴内的寇仲和徐子陵面面相觑，均见到对方被吓到脸无人色。同一时间两人想起东门旁那道通往城外的暗渠，那是他们现在唯一的希望。

寇仲和徐子陵两人脱得赤条条的，先把衣服在溪水里洗干净，再挂在溪旁树丛上，让午后的阳光晒晾。《长生诀》放在一块石上。然后两人一声呼啸，畅游溪流里，好洗去钻过暗渠时所沾染的污臭。两人终是少年心性，亡命到这离开扬州城足有七八里的山林处，已疲累得再难走动，又以为远离险地，心情转佳。正戏水为乐，一声娇哼来自岸边。两人乍吃一惊，往声音处望去。一位头戴竹笠、白衣如雪的女子俏立岸旁，俏目透过面纱，冷冷打量他们，一点没因他们赤身裸体而有所避忌。两个小子怪叫一声，蹲低身子，还下意识地伸手掩着下身。

徐子陵怪叫道：“非礼勿视，大姐请高抬贵眼，饶了我们吧！”

寇仲亦嚷道：“看一眼收一文钱，姑娘似已最少看了百多眼，就当五或六折收费，留下百个铜钱，可以走哩。”